

說郭



# 說郛卷第六十二

蘭亭博議 十五卷

宋桑世昌 字澤卿  
淮海人

蘭亭博議予友桑君澤卿輯也予挈故書入山陰結廬茂林修竹間訪問王謝諸人遺蹟但見壑流岩秀雲物興蔚而已既于屋東得鄰土地數畝益藝卉竹治堂觀又有以汪龍溪家所藏修禊圖見遺者乃揭之屋壁間又有舊藏定武石刻亦設諸几席日與兒輩來游觀圖玩事如與王謝諸人相接一日澤卿忽攜博議見過予驚且嘆曰此正越故事也吾曹不能爲之而澤卿所編其勤且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予每謂右軍召爲侍中尙書皆不拜又權右軍仍不就至于男娶女嫁便有向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間其識度守量似非江左諸儒所可及矣若使右軍昌于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之下而論者僅推其研精筆法盡善盡美而已吁是

何其不知右軍者耶繭紙一帖辨者多矣自有確論故不復云獨  
愛吾澤卿續燈詩書之系膏肓大雅之傳凡所攷訪一一詳的直  
有括囊流略包舉藝文徧該細素殫極丘墳之意因以此序博議  
且以策兒曹之苟簡鮮工云開禧元年十二月望四明高文虎書

本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

云云

李兼蘭渚輯錄云永和癸丑山陰蘭亭之會合四十二人一時畢  
集羣賢盛矣哉右軍製爲詩序筆精墨妙號爲第一後之人誦其  
辭玩其跡揚其畫猶足以想望風流于千載列傳言右軍自爲之  
序晉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陽公云修  
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  
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題曰禊帖于是蘭亭有



定名矣

詩

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 司徒謝安 瑯琊王友 司徒左西

屬謝萬 右司馬孫綽作右一作左 行參軍徐豐之 前餘姚令孫統

作統一作玩 前永興令王彬之 王凝之 王肅之 王徽之 陳郡

袁嶠之

已上一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一首

散騎常侍郗曇 前參軍王豐之 前上虞令華茂 潁川庾友

鎮軍司馬虞說一作悅 郡功曹魏滂 郡五官五官字一作佐謝暉一作釋

潁川庾蘊 前中軍參軍孫嗣 行參軍曹茂之 徐州西平

曹華漫錄云曹華平 滎陽桓偉 王玄之 王蘊之 王渙之

已上十五人一篇成

侍郎謝瑰 鎮國大將軍掾卞迪 行參軍事印丘髦 王獻之

行參軍羊模 參軍孔熾一作 參軍劉密 山陰令虞谷一陰

陽作 府功一作 曹勞夷 府主簿后綿一作 前長岑令蒼華

前餘姚令謝滕姚一作杭 滕一作藤 府主簿任凝汪一作 汪收 任城呂系一作

任城呂本 彭城曹禮一作 充天章寺碑則無之

已上一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

孫綽後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

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克屈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

瞻羲唐一作 澤 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

營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

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成暢于是和以醇醪齊

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鷁二物哉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與

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一作

詩人之致興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具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

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乾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弘福寺沙門懷仁集寫晉王右軍書  
按羣賢賦詩刻本有二會稽者內避本朝諱多代以他字又多  
缺損殊失其旨且先後次序與中山王子高寫本稍異其間有  
兩存者輒疏其下若後序與藝文類聚所載詳略亦多不同故  
以集字本爲正世昌書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度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佳  
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嘗與同志燕集于會稽之  
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晉史

蘭亭之名著于通典則曰山陰漢舊縣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  
唐郡國志曰山陰有逸少蘭亭元和郡國志曰蘭亭山在越州西  
南二十里十道志曰越州蘭亭王逸少會處越絕書蘭亭在山陰  
越王種蘭處也三朝國史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鑑湖會稽志曰蘭

渚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舊經云山陰縣西有亭王右軍所置曲水  
賦詩作序于此水經云淞江東與蘭溪合湖南天柱山湖口有亭  
號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都太守  
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爲封號也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  
無忌之臨郡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亭宇雖壞基址尙存

睿賞

太宗皇帝

御書前人詩不到蘭亭千日餘嘗思墨客五雲居曾經數處看屏  
障盡是王家小草書

仁宗皇帝

至道二年內侍高班裴愈奏於王羲之蘭亭曲水傍置寺賜額天  
章又于書堂基上起樓藏三聖御書仁宗皇帝親篆寺額以寵之  
按華初平記越州天章異聞云山陰去城西南二十五里有天章



寺卽王逸少上巳日修禊之蘭亭也山如屏障水似松江其鵝墨池傳云皆當時遺跡也不甚深廣引溪爲之源流相注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浮圓浩旣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膠粲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澈皇祐中忽三日連發人疑數爲將無驗未幾太宗眞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又按方勺泊宅編山陰蘭亭有逸少研池寺曰天章以藏眞宗皇帝御書故也當時朝廷每有頒降禮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沈紳嘗記其事

### 高宗皇帝

校定武古本蘭亭敍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出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且羲之挺拔俗邁往之資而于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

想慨然又嘆斯文見于世者摹刻重復盡失古人筆意之妙因出  
其本令精意鈎別付碑版以廣後學庶幾彷彿不墜于地也紹興  
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

宗室子畫紹興初在從列有旨宣取所藏定武本于時快行數  
輩在門倉卒封進粘不及乾未幾遂摹刻禁中高宗親御翰墨  
此跋是也世昌嘗見其孫言故具錄之

予自魏晉以來至于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適勁  
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于筆下意間猶存于取舍至若禊  
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  
誦不少去懷也

翰墨志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脩祓禊揮  
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迺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  
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

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此予謂神助及醒後更書數十百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干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上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予得其千文藏之

上

復古殿蘭亭贊

紹興庚申

右軍筆法

變化無窮

禊亭遺墨

行書之宗

奇蹤既泯

石刻亦工

臨倣者誰

鑑明於銅

論學書先寫正書次行次草蘭亭樂毅論賜汝先各寫五百本然後寫草書

右汪達家藏高宗御書前三字亦是宸翰後用御書之寶

王羲之樂毅論正書第一天下珍之梁世模出字法奇古全是帝後屬餘杭公主主以帝所重常加寶惜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處處尋訪累載方獲此書留意運功特盡神妙

御書摹本一幅塗改頗多藏汪達家

早來鄭拜奏蘭亭後不見

字缺六

黃庭堅譚稹語言乃是庭堅作字

畫非今拜來奏竝是稹書方是

御札一軸三紙藏右司黃瑩家

思陵在御臨賜不一留守呂頤浩越帥孫近薌林向子禋松窗錢端禮米友仁劉光世皆刻於石薌林松窗所賜俱是宸翰

紹興七年三月臣頤浩蒙恩趣召入覲對于建康宮既辭行次近舍皇帝遣中使賜以御書晉王羲之蘭亭脩禊序臣下拜捧觀如凌玉霄翔紫清雲章奎畫爛然絢目而不知卷素之在手陛下天



縱多能博通衆藝翰墨之妙前兼古人顧如此書雖下法羲之而  
天質高邁神意自得直出其右非若世人臨倣摹擬拘于筆畫形  
似之間者也臣伏思太宗皇帝宸翰之工定出二王于時臣下名  
善書者莫能望其彷彿方繼承藝祖卒其代功屢征不廷初未遑  
暇神武既定文德誕敷如字學一事獨擅天下而傳美于後况於  
紀綱法度之垂裕者乎今陛下乘中興之運躬撫六師志戡多難  
期復大業需時假武則還以人文化成天下寶書傳美又將昭萬  
代以紹我太宗之懿蓋有待焉臣老矣念終無以仰裨聖志尙庶  
幾及見大勳之集也刊諸琬琰切以爲志具位臣呂頤浩謹書

御書閣  
亭後序

絳闕清都甫違帝所雲章奎畫忽到人間被寵錫之非常覺

衰職之有耀

中謝

竊以隸文自古書法爭新魏氏以還東晉擅揮

毫之妙鍾繇而降右軍馳獨步之名矧蘭亭修禊之遊非金谷盆  
塵之俗騁懷寄傲存逸想于胸中感事臨文發奇姿于筆下斯極

當年之美遂爲歷代之師珍藏既出于雲門傳刻僅留于朔塞疲  
精莫迫絕軌難攀恭惟皇帝陛下好學性成多能天縱稍屬干戈  
之暇不遺翰墨之娛心摹手追何勞法下龍盤鳳翥直與抗衡實  
惟古今之無雙豈止帝王之第一臣少勤筆硯晚際風雲憂常在  
于邦家老已捐夫文字誤膺上賜還愧夙心懷實言歸幸免登牀  
之誚據鞍自失但驚照乘之光期傳祕于私門俾輸忠于永世

憲聖慈烈皇

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寧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璽  
文知爲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

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陸升之代劉珙春帖子云內仗朝  
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爲寫蘭亭刻吳琚家

孝宗皇帝

羲之書超詣衆妙古今不可比倫用意精微落筆詳緩一點一畫

無不皆有法度揮毫從心不踰于規矩既無過當亦無不及增之則失于有餘損之則失于不足作字有八面變態之妙如蛟虬之騫騰鸞鳳之翔舞粲然溢紙飛動眩目亦猶仲尼之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覽此修禊詩序無一筆義之法亦非唐賢所臨寫全不成字今復還卿至可領也

選從臣所進本

紹興己未六月思陵嘗臨禊序賜劉光世其子堯仁進之孝宗親洒宸翰于后云臣恭維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輯熙之季寓之翰墨躬臨王羲之脩禊敘妙入神品劉光世當靖康之末奉迎濟上率先諸帥敦詩閱禮夙蒙恩遇固宜被此寵章其子堯仁標軸來上捧觀再三復書此以賜之乾道改元季冬臣謹書

### 紀原

蘭亭者晉右軍衛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穆帝永和九年

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禊祓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迺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悉無同者

一云變轉悉異途無同者

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後俗號永禪師克嗣家法良精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寫所退筆頭置大籠中籠受石許而五滿凡三十年所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辨才辨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臻其妙嘗于所寢伏梁上鑿爲暗檻以貯蘭亭珍重過于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訪摹其跡備盡惟蘭亭未獲尋知在辨才處凡三召之



恩賚優洽方便善誘確稱往日侍奉先師亦嘗獲見洵經喪亂墜  
失不知所在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求見  
蘭亭勞于夢寢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以計取之  
庶幾必獲尙書左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帝  
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上遂召翼翼曰  
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行又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上悉  
依給翼遂微服至洛潭隨商舶至越黃衫寬袖得山東書生之體  
抵寺之夕閱壁間畫過辨才所居才適遙見乃問曰檀越何來翼  
因就前致謁云弟子是北人攜鸞蠶種歷寺縱觀幸遂一見語意  
投合延至室內卽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間及文史乃曰白頭如  
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復形迹也旣下榻復設缸面酒江東云缸面  
猶河北瓮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際分韻賦詩才探得來字其詩  
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

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心術誰照不然灰翼得招字云邂逅欵良  
宵殷勤可勝招彌天俄若蕩初夜豈成遙酒蟻傾還汜心猿躁似  
調誰憐失羣翼良苦業風飄妍媸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  
宵盡歡翌旦乃去才云檀越閑卽更來翼繼乃載酒赴之相與酬  
唱者數四一日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嗟賞不已因談及翰  
墨翼曰家世皆習二王楷法自幼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才欣然  
謂曰詰旦可攜來翼如期而往見出帖示之才熟視且曰是則是  
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蘭亭真蹟頗亦殊常翼曰數經亂離真蹟  
豈復在乎必是響揚者耳才曰先師圓寂之際親手付受端有源  
緒那得參差次日乃于梁檻內出以示翼翼故駁瑕指類曰果響  
揚書也紛競不已自是更不復藏并翼諸帖並留几格間才時年  
餘八秩日子窗下臨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翼往還旣密與  
其徒略無疑間未幾辨才赴靈泥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謂其

徒曰偶遺帛子在案童子卽爲開門翼因就取蘭亭及御府所借帖徑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乃御史奉命來此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翼因宣示上命具告所由善行走介召辨才辨才遽見追呼不知所措繼遣散直云待御須見及才至見御史迺房中蕭生也翼報被命追取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才聞語哽咽絕倒良久始甦翼卽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餅一金縷餅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二兼寶裝鞍轡第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祕恠俄以其耄不忍加刑數月一作後乃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辨才不以入已用迺造浮圖極其精麗至今猶存因驚悸成疾歲餘乃卒太宗命供奉揚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數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帝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謂

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曰吾欲將所得蘭亭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搨本尙直錢數萬也辨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爲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于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日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藝術迹逾筆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筠一作均州刺史蒙恩許國至都承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永寫本進其日奉日耀門宣敕內出絹三十疋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全光駭閭里僕跼天聽命伏枕懷欣殊私忽臨沉疴輕減敬題卷末以示後代朝議郎行職方員外郎上柱國何延之記

僕得此編且復從太平廣記稍加去取仍不欲弃舊各就箋其下庶兩存之世昌書



八法

側 勒 努 趨 策 掠 啄 磔

努 啄 磔

側 永 趨

勒 策 掠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授于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  
絲鍾絲傳衛夫人衛夫人傳王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外甥羊  
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  
世南傳歐陽詢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  
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臨摹

唐太宗于右軍書特留睿賞貞觀初下詔求詢始盡遺逸萬機之  
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令搨書人楊普徹等搨賜梁公

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以出故在外傳之及晏駕本入玄宮

右軍蘭亭搨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精妙天禧中相國會元藹有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有文皇署敕字傍勒僧權二字體法既臻鐫刻尤工

參政蘇易簡家有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紫赤一作與唐朝石本無相假借蓋名手傳搨也隋僧智永亦臨寫刻石仍間以章草功用不倫粗髣髴其勢其本亦甚稀絕

唐陸柬之特工臨寫今世校理錢延年有柬之書蘭亭用綠麻紙臨成押尾署陸司議書雖外露毛骨而雅有風氣

劉秦妹善臨寫學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貌奪真跡秦亦唐翰林書人也並法書苑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獨學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

能比蹤唐室予心每以爲恨今乃復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聽見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于世久閱于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闕也集古錄

盱眙南山杜寶臣字器之父爲令祖爲郎家世傳此唐刻本蘭亭予與二子五日模視善工十日刻世謂三昧蘭亭出于此也杜畜百本而以此見歸乃好事欲廣其傳真宗壬午五月西山寶晉齋手裝是歲既得上皇南山洞天一品食甘露降林木竹石歲也寶晉

逸少筆跡如優曇鉢花近世罕見雖古人響揚亦乏善本蓋臨畫不于點畫排比之工而在于得筆意脫或昧此譬如垂絕人神氣都喪形體雖具奚爲也此本得之于許昌侍其氏其家襲藏無慮百餘年億歲殿舊物無疑觀其筆跡迥潤緊快分明凜然有生氣若出乎右軍之手決非趙模韓道政等所爲非虞永興則褚河南

筆也深于書者當自知之昔人論宋文帝書以謂其工夫不及羊欣而天然過之臨書而得天然意必知爲名筆葛欣謙白

世人于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予獨以爲飛燕太真俱是國色未可以己所好惡爲高下也頃歲盤齋楊公爲予言與薛道祖爲世姻道祖向在中山得蘭亭敍石本于公廚宣和中有旨索取薛氏父子通夕摹倣意欲取速覆紙三重并摹之故字畫肥瘦不同予始知肥瘦本未易高下既又聞楊公之說顧猶未敢斷以爲一本也淳熙戊申汪季路自江南從事秩滿過錫山舟中出所藏本謂予曰本有肥瘦之異當以孰爲勝予以所見與所聽楊公者告之季路笑曰摹打有不同耳非有二本也不然豈應無毫髮之相似耶是予之所見未爲不然而盤齋之言猶信肥本墨必淡瘦本墨必濃季路之精鑒爲不可及也予因謂季路他日視蘭亭敍肥本其墨地濃淡亦致肥瘦之一端也因相與大閱蘭亭自是無道



形矣世人又有湍流帶右四字完缺者亦妄致去取而不知摹打之時有先後此尤可鄙壬子首夏東平榮公相過因道及此榮公俾予識之于其所藏本之後長安喻琮

范文度所書蘭亭不拘拘然求合其形似而盡得右軍用筆之意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歐陽公集古錄已載此書恨未之見今始識面信名下無虛士也錫山尤袤

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潤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謂之響揚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又筆談云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模摹之范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予謂二條皆可開掖後學故附錄之世昌書

審定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于斯也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註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爲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也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閒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模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三日軾書東坡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元符二年四月甲辰涪翁題山谷

右米姓祕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摹賜王公貴人見于張彥

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蘇氏故題爲褚遂良模觀其改誤數字真是  
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餘字皆鉤填清潤有勁秀氣轉摺毫銳備  
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  
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臙寶晉齋隴對  
紫金羣山迎快風避暑九日手裝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  
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摺筆抹筆皆轉側徧  
而見鋒蹇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于斫筆處賊毫直出其  
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並寶晉

王氏蘭譜

宋王貴學

窗前有草濂溪周先生蓋達其生意是格物而非玩物予及友龍  
江王進叔整暇于六籍書史之餘品藻百物封植蘭蕙設客難而  
主其譜擷英于榦葉香色之殊得韻于耳目口鼻之表非體蘭之

言字卷六十一  
生意不能也所稟既異所養又充進叔資學亦如斯蘭野而巖谷  
家而庭階國有臺省隨所置之其房無斃夫草可以會仁意蘭豈  
一草云乎哉君子養德于是乎在淳祐丁未孟春戊戌蒲陽葉大  
有序

萬物皆天地委形其物之形而秀者又天地之委和也和氣所鍾  
爲聖爲賢爲景星爲鳳凰爲芝草草有蘭亦然世稱三友挺挺花  
卉中竹有節而嗇花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惟蘭獨併有  
之蘭君子也滄霞飲露孤竹之清標勁柯端莖汾陽之清節清香  
淑質靈均之潔操韻而幽妍而淡曾不與西施何郎等伍以天地  
和氣委之也予嗜焉成癖志几之暇具于心服于身復于聲譽之  
間搜求五十品隨其性而植之客有謂予曰此身本無物子何取  
以自累予應之曰天壤間萬物皆寄爾耳聲之寄目色之寄鼻臭  
之寄口味之寄有耳目口鼻而欲絕夫聲色臭味則天地萬物將



無所寓其寄矣若總其所以寄我者而爲我有又安知其不我累耶客曰然遂譜之淳祐丁未龍江王貴學進叔敬書

品第之等

涪翁曰楚人滋蘭九畹植蕙百畝蘭少故貴蕙多故賤予按本草薰草亦名蕙草葉白蕙根曰薰十二畝爲畹百畝自是相等若以一榦數花而蕙賤之非也今均目曰蘭天下深山窮谷非無幽蘭生于漳者旣盛且馥其色有深紫淡紫真紅淡紅黃白碧綠魚魴金錢之異就中品第紫蘭陳爲甲吳潘次之如趙如何如大小張淳監糧趙長秦峽州名紫蘭景初以下又其次而金陵邊爲紫袍奇品白蘭竈山爲甲施花惠知客次之如李如馬如鄭如濟老十九蕙黃八兄周染以下又其次而魚魴蘭爲白花奇品其本不同如或得其人或得其名其所產之異其名又不同如此

灌溉之候

涪翁曰蘭蕙叢生蒔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予于諸蘭非愛之大悉使之碩而茂密而蕃蒔沃以時而已一陽生于子根莖正穉受肥尙淺其澆宜薄南薰時來沙土正漬嚼肥滋多其澆宜厚秋七八月預防冰霜又以濯魚肉水或穢腐水停久反清然後澆之人力所至蓋不萌者寡矣

### 分拆之法

予于分蘭次年纔開花卽剪去求養其氣而不泄爾未分時前期月餘取合用沙去礫揚塵使糞夾和他鷄糞爲上用曬乾儲久逮寒露之

後擊碎元盆輕手解拆去舊蘆頭存三年之穎或三穎四穎作一盆舊穎內新穎外不可太高恐年久易隘不可太低恐根局不舒下沙欲疎而通則積雨不漬上沙欲細則潤宜泥沙順性雖橐駝復生無易于此

### 泥沙之宜

世稱花木多品惟竹三十九種菊有一百二十種芍藥百餘種牡丹九十種皆用一等沙泥惟蘭有差夢良魚魴宜黃淨無泥瘦沙肥則腐吳蘭仙霞宜麤細適宜赤沙澆肥朱李竈山宜山下流聚沙濟老惠知客馬大同小鄭宜溝壑黑濁沙何趙蒲許大小張金陵邊則以赤沙和泥種之自陳八斜夕陽紅以下任意用沙皆可須盆面沙燥方澆肥平常澆水亦如之而澆水時與澆肥相倍蓰澆肥以一年三次澆水以一月三次澆大暑又倍之此封植之法受養之地靖節菊和靖梅濂溪蓮皆識物真性蘭性好通風故臺太高沖陽太低隱風前宜向離後宜背坎故迎南風而障北吹蘭性畏近日故地太狹蔽氣太廣逼炎左宜近野右宜依林欲引東陽而避西照炎烈蔭之凝寒晒之蚯蚓蟠根以小便引之枯蠅點葉以油湯拭之摘莠草去蛛絲一月之內凡數十週伺其側真怪識之橘逾淮爲枳穀逾汝則死余每病諸蘭肩載外郡取憐貴家

既非土地之宜又失蒔養之法久皆化而爲茅故以得活萌貽諸同好君子倘如鄙言則紉爲裳揉爲佩生意日茂奚九畹而止

### 紫蘭

陳夢良有二種一紫榦一白榦花色淡紫大似鷹爪排釘甚疎壯者二十餘萼葉深綠尾微焦而黃好溼惡燥受肥惡濁葉半出架而尙抽葢幾與葉齊而未破昔陳承議得于官所而奇之夢良陳字也曾棄之雞埘傍一夕吐萼二十五與葉俱長三尺五寸有奇人寶之曰陳夢良諸蘭今年懶爲子去年爲父越去年爲祖惟陳蘭多缺祖所以價穹其葉森潔狀如劍脊尾焦衆蘭頂花皆並俯惟此花獨仰特異于衆

吳蘭色深紫向吾得于龍岩

漳州縣名

鐵礦山鐵叢石心而婉媚葉之

修綠冠諸品得所養則葢歧生有二十餘萼性頗受肥亭亭特特隱然君子立乎其前初成翁本性有仙霞色深紫花氣幽芳勁操



特節榦葉與吳伯仲特花深耳

趙十使卽師溥色淡壯者十四五萼葉色深綠花似仙霞葉之修勁不及之

何蘭壯者十四五萼繁而低壓冶而倒披花色淡紫似陳蘭陳花榦壯而何則瘦陳葉尾焦而何則否或名潘蘭有紅酣香醉之狀經雨露則嬌困號醉楊妃不常發似仙霞

大張青色深紫壯者十三萼資勁質直向北門張其姓讀書岩谷得之花有二種大張花多小張花少大張榦花俱紫葉亦肥瘦勝小張慳于發花

蒲統領色紫壯者十數萼淳熙間蒲統領引兵逐寇忽見一所似非人世四周幽蘭欲摘而歸一老叟前曰此蘭有神主之不可多摘取數穎而歸

陳八斜色深紫壯者十餘萼發則盈盆花類大張清榦紫過之葉

綠而瘦尾蒲下垂紫花中能生者爲最間有一莖雙花

淳監糧色深紫多者十萼叢生並葉榦曲花壯俯者似想倚者如  
思葉高三尺厚而且直其色尤紫

大紫壯者十四萼出于長秦亦以邑名近五六載葉綠而茂花韻  
而幽

許景初有十二萼者花色鮮紅凌晨浥露若素練經茜玉顏半酡  
榦微曲善于排釘葉頗散垂綠亦不深

石門紅其色紅壯者十二萼花肥而促色紅而淺葉雖蠢亦不甚  
高滿盆則生亦云趙蘭

小張青色紅多有八萼淡于石門紅花榦甚短止供簪插

蕭仲紅色如褪紫多者十二萼葉綠如芳茅其餘榦纖長花亦離  
疎時人呼爲花梯

何首座色淡紫壯者九萼花半開而下視葉勁而黃一云仲美

粉粧成色輕紫多者八萼類陳八斜花與葉亦不甚都

茅蘭其色紫葉長四寸有奇壯者十六七萼竈而俗人鄙之是蘭結實其破如綫絲絲片片隨風飄地卽生夏至抽篋春前開花  
金陵邊出于長秦陳氏或云東郡迎春坊門王元善家如龍溪縣後林氏花因火爲王所得有十二三萼幽香凌桂勁節芳筠花似吳而差小其葉自尖處分爲兩邊各一綫許夕陽返照恍然金色漳人寶之亦罕傳于外是以價高十倍于陳吳目之爲紫蘭

### 白蘭

竈山色碧壯者二十餘萼出漳浦昔有煉丹于深山丹未成種其蘭于丹竈傍因名花如葵而間生並葉榦葉花同色萼修齊中有薤黃東野朴守漳時品爲花魁更名碧玉榦得以秋花故殿于紫蘭之後

濟老色微綠壯者二十五萼逐瓣有一綫紅暈界其中榦絕高花

繁則榦不能制得所養則生紹興間僧廣濟修養窮谷中神人授  
數穎蘭在山陰久矣師今行果已滿與蘭齊芳僧植之岩下架一  
脉之水溉焉人植而名之又名一綫紅以花中界紅脉若一綫然  
榦花與竈山相若惟竈山花開玉頂下花如落以此分其高下此  
花慳生葢每歲只生一

惠知客色潔白或向或背花英淡紫片尾微黃頗似施蘭其葉最  
茂有三尺五寸餘

施蘭色黃壯者十五萼或十六七萼清操潔白聲德異香花頭頗  
大歧榦而生但花開未周下葢半墮葉深綠壯而長冠于諸品此  
等種得之施尉

李通判色白壯者十二萼葉有劍脊挺直而秀最可人眼所以識  
蘭趣者不專看花正要看葉

鄭白善色碧多者十五萼歧生過之膚美體膩翠羽金肩花若懶



散下視其跗尤碧交秋乃花或又謂大鄭

鄭少舉色潔白壯者十七八萼鄭得之雲霄葉勁曰大鄭葉軟曰小鄭散亂蓬頭少舉莖硃花一生則盈盈引于齊葉三尺勁壯似仙霞

仙霞九十蕊色白鮮者如濯含者如潤始得之秦邑初不爲奇植之蕊多因以名花比李通判則過之

馬大同色碧壯者十二萼花頭肥大瓣綠片多紅暈其葉高聳榦僅半之一名朱撫或曰翠微又曰五暈絲葉散端直冠他種

黃八兄色潔白壯者十三萼黃綠而直善于抽榦頗似鄭花多猶荔之十八娘

朱蘭得于朱僉判色黃多者十一萼花頭似開倒向一隅若蟲之蠹榦葉長而瘦

周染色白壯者十數萼葉與花俱類鄭而榦短弱

葉榦長者爲少舉促而葉微黃者爲白善

餘短者  
爲周花

夕陽紅色白壯者八萼花片雖白尖處微紅若夕陽返照或謂產夕陽院東山因名

雲嶠色白壯者七萼花大紅心鄰于小張以所得之地名葉深厚于小張清高亦如之雲嶠海島之精寺也

林郡馬其色綠出長泰壯者十三萼葉厚而壯似施而香過之青蒲色白七萼挺肩露穎似碧玉而葉低小僅尺有五寸花尤白葉綠而小直而修

獨頭蘭色綠一花大如鷹爪榦高二寸葉類麥門冬入臘方薰馥可愛建浙間謂之獻歲正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山鄉有之間有雙頭涪翁以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

觀堂主色白七萼榦紅花聚如簇葉不甚高婦女多簪之

名第色白七八萼風韻雖亞以出周先生讀書林

先生諱匡物  
和進士榜

邦人

以先生故愛而存之

魚魴蘭一名趙蘭十二萼花片澄澈宛似魚魴采而沉之無影可指葉頗勁綠顛微曲焉此白蘭之奇品更有高陽蘭四明蘭

碧蘭始出于葉

郡與名化

龜山院陳沈二仙修行處花有十四五萼與

葉齊修葉直而瘦花碧而芳用紅沙種雨水澆之莆中奇品或山石和泥亦宜之

翁通判色淡紫壯者十六七萼葉最修長此泉州之奇品宜赤泥和沙

建蘭色白而潔味芎而幽葉不甚長只近二尺許深綠可愛最怕霜凝日晒則葉尾皆焦愛肥惡燥好溼惡濁清香皎潔勝于漳蘭但葉不如漳蘭修長此南建之奇品也品第亦多而予尙未造奇妙宜黑泥和沙

碧蘭色碧壯者二十餘萼葉最修長得于所養則萼修于葉花葉

齊色香韻而幽長三尺五寸有餘更有一品花葉俱短三四寸許  
愛溼惡燥最怕烈日種之不得其本性則腐爛此廣州之奇品也

說郭卷第六十二終



說郛卷第六十三

金漳蘭譜 一卷全

宋趙時庚

序

先大父朝議郎彥自南康解印還里卜居築茅引泉植竹因以爲亭會宴乎其間得郡侯博士伯成名其亭曰篔簹世界又以其東架數椽自號趙翁書院回峯轉向依山疊石盡植花木叢雜其間繁陰之地環列蘭花掩映左右以爲游憩養疴之地予時尚少日在其中每好其花之豔葉之清香之矍目不能捨手不能釋卽詢其名默而識之是以酷愛之心殆幾成癖粵自嘉定改元以後有蘭數品又高出于向時所植者予嘉而求之故盡得其花之容質無失封培愛養者之法而品第之殆今三十年矣書就而未嘗與達者道暇日有朋友過予會詩酒琴棋之後倏然而問之予則曰



言字卷六十三  
有是哉卽縷縷爲之詳言友曰吁亦開發後覺之一端也豈子一身可得而私有何不示諸人以廣其傳予不得辭因編爲一卷名曰金漳蘭譜欲以續前人牡丹荔枝譜之意予是以編紹定癸巳六月良日澹齋趙時庚謹書

敘蘭容質第一

陳夢良色紫每幹十二萼花頭極大爲衆花之冠至若朝暉微照曉露暗溼則灼然騰秀亭然露奇斂膚傍幹團圓四向婉媚綽約佇立凝思如不勝情

吳蘭色深紫有十五萼幹紫英紅得所養則歧而生至有二十萼花頭差大色映人目如翔鸞翥鳳千態萬狀葉則高大剛毅勁節蒼然可愛

潘花色深紫有十五萼幹紫圓匝齊整疏密得宜疏不露幹密不簇枝綽約作態窈窕逞姿眞所謂豔中之豔花中之花也視之愈

久愈見精神使人不能捨去花中近心所色如吳紫豔麗過于衆  
花葉則差小于吳峭直雄健衆莫能比其色特深或云仙霞乃潘  
氏西山于仙霞嶺得之故人更以爲名

趙十四色紫有十五萼初萌甚紅開時若晚霞燦日色更晶明葉  
深紅合于沙土則勁直肥聳超出羣品亦云趙師傅蓋其名也  
何蘭色紫中紅有十四萼花頭倒壓亦不甚綠

品外之奇

金陵邊色深紫有十二萼出于長泰陳家色如吳花片則差小幹  
亦如之葉亦勁健所可貴者葉自尖處分二邊各一綫許直下至  
葉中處色映日如金綫其家寶之猶未廣也

白蘭

濟老色白有十二萼標致不凡如淡粧西子素裳縞衣不染一塵  
葉與施花近似更能高一二寸得所養則歧而生亦號一綫紅

竈山有十五萼色碧玉花枝開體膚鬆美顛顛昂昂雅特閑麗真蘭中之魁品也每生並蒂花幹最碧葉綠而瘦薄開花生子蒂與苦蕒菜相似俗呼爲綠衣郎亦號爲碧玉幹

施花色微黃有十五萼合並幹而生計二十五萼或迸于根美則美矣每根有萎葉朶朶不起細葉最綠肥厚花頭似開不開幹雖高而實瘦葉雖勁而實柔亦花中之上品也

李通判色白十五萼峭特雅淡迎風浥露如泣如訴人多愛之比類鄭花則減一頭地位低葉小絕佳劍脊最長真花中之上品惜乎不甚勁直

惠知客色白有十五萼賦質清癯團簇齊整或向或背嬌柔瘦困花英淡紫色尾凝黃葉雖綠茂細而覩之但亦柔弱

馬大同色碧而綠有十二萼花頭微大開有上向者片多紅暈葉則高聳蒼然肥厚花幹勁直及其葉之半亦名五暈絲上品之下

鄭少舉色白有十四萼瑩然孤潔極爲可愛葉則修長而瘦散亂所謂蓬頭少舉也亦有數種只是花有多少葉有軟硬之別白花中能生者無出于此其花之姿質可愛爲百花之翹楚者

黃八兄色白有十二萼善于抽幹頗似鄭花惜乎幹弱不能支持葉綠而直

周染花色白有十二萼與鄭花無異第幹短弱耳

夕陽紅花有八萼花片凝火色則凝紅夕陽返照于物

觀堂主色白有七萼花聚如簇葉不甚高可供婦人曉粧

青蒲色白有七萼挺肩露骨甚類竈山而花潔白葉小而直且綠只高尺五六寸

名第色白有五六萼花似鄭花葉最柔軟如長新葉則舊葉隨換人多不種

弱脚只是獨頭蘭色綠花大如鷹爪一幹一花高二三寸葉瘦長



二三尺入臘方花薰馥可愛而香有餘

魚魴蘭十二萼花片澄澈宛如魚魴采而沉之水中無影可指葉頗勁綠此白蘭之奇品也

品蘭高下第二

予嘗謂天下凡幾山川而其支派源委與夫人迹所不至之地其間山坳石罅斜谷幽竇又不知其幾何多邁古之修竹蠹空之危木雲烟覆護溪澗盤旋森蘿蔽道陽輝不燭冷然泉聲磊乎萬狀隨地之異則所產之多人賤之蔑如也倏然經于樵牧之手而見駭然識者從而得之則必攜持登高岡涉長途欣然不憚其勞中心之所好者何初不能以售販而置之也其他近城百里淺小去處亦有數品可取何必求諸深山窮谷每論及此往往啓識者雖有不韙之謂毋乃地邇而氣殊葉萎而花蠹或不能得培植之三昧者耶是故花有深紫有淺紫有深紅有淺紅與夫黃白綠碧魚



魀金稜邊等品是何必因其地氣之所種而然意亦隨其本質而產之歟抑其皇穹儲精有景星慶雲垂光遇物而流形者也噫萬物之殊亦天地造化施生之功豈予可得而輕議哉竊嘗私合品第而類之以爲花有多寡葉有強弱此固因其所賦而然也苟惟人力不知則多者從而寡之弱者又從而弱之使夫人何以知其蘭之高下其不誤人者幾希嗚呼蘭不能自異而人異之耳故必執一定之見而拘品藻之則有淡然之性在况人均一心心均一見眼力所至非可誣也故紫花以陳夢良爲甲吳潘爲上品中品則趙十四何蘭大張青蒲統領陳八尉淳監糧下品則許景初石門紅小張青蕭仲和何首座林仲孔莊觀成外則金稜邊爲紫花奇品之冠也白花則濟老竈山施花李通判惠知客馬大同爲上品所謂鄭少舉鄭伯善黃八兄周染爲次下品夕陽紅雲嬌朱花觀堂主青蒲名第弱脚王小娘者也趙花又爲品外之奇

天地愛養第三

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何蓋歲分四時生六氣合四時而言之則二十四氣以成其歲功故凡盈穹壤者皆物也不以草木之微昆蟲之細而必欲各遂其性者則在乎人因其氣候而生全之者也彼動植者非其物乎恩及草木者非其仁乎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又非其能全之者乎夫春爲青帝回馭陽氣風和日暖蟄雷一震而土脉融暢萬彙叢生其氣則有不可得而揜者是以聖人之仁則順天地以養萬物必欲使萬物得遂其本性而後已故爲臺太高則衝陽太低則隱風前宜面南後宜背北蓋欲通南薰而障北吹也地不必曠曠則有日亦不必狹狹則蔽氣右宜近林左宜近野欲引東日而被西陽夏遇炎熱則陰之冬逢沍寒則曝之下沙欲疏疏則連雨不能淫上沙欲濡濡則酷日不能燥至于插引葉之架平護根之沙防蚯蚓之傷禁螻蟻之穴去

其莠草除其細蟲助其新篔剪其敗葉此則愛養之法也其餘一切窠蟲族類皆能蠹花並可除之所以封植灌溉之法詳載其後

#### 堅性封植第四

草木之生長亦猶人焉何則人亦天地之物耳閑居暇日優游逸豫飲膳得其時寒暑得其宜則心安體逸氣和神爽又安有疴羸之患哉以蘭而言之其一盆盈滿自非六七載莫能至皆由夫愛養之念不替灌溉之功愈久故根與土合性與壤俱然後森鬱雄健敷暢繁麗其花葉蓋有得于自然而然者合焉欲分而析之是裂其根芟易其沙土况或灌溉之失時愛養之乖宜又何異于人之飢飽則燥溼干之邪氣乘間入其榮衛則不免其所侵損所謂向之寒暑適宜肥瘦得時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所能仍舊也故必于寒露之後立冬以前而分之蓋取萬物得歸根之時而其葉則蒼根則老故也或者于此時分一盆吳蘭欲其盆之端正則不忍

擊碎因剔出而根已傷暨三年培植尤至困踣予今深以爲戒欲分其蘭而須用碎其盆務在輕手擊之亦須緩緩解析其交互之根勿使有拔斷之失然後逐篔叢取出積年腐蘆頭只存三年者每三篔作一。盆盆底先用沙填之卽以三篔叢之互相枕藉使新篔在外作三方向却隨其花之好肥瘦沙土從而種之盆面則以少許瘦沙覆之以新汲水一勺定其根更有收沙晒之法此乃又分蘭之至要者當預于未分前半月取土篩去瓦礫之類曝令乾燥或欲適肥則宜淤泥沙可用便糞夾和攤晒之候乾或復溼如此十度視其極燥更須篩過隨意用蓋沙乃久年流聚雖居陰溼之地而蘭之驟爾分析失性須假以陽物助之則來年叢篔自長而與舊叢比肩此其效也夫苟不知收晒之宜用積滄之沙或憚披曝必至羸弱而黃葉者有之篔之不發者有之積有日月不知體察其失愈甚候其已覺方始易沙滌根加意調護冀其能復不



亦後乎抑有果知其能復焉如其稍可全活有幾何時而獲遂本質耶故深爲予惜之因併爲之言曰與其于既損之後而後又復生全之寧若于未分之前而必欲全生之豈不省力今逐品所宜沙土開列于後

陳夢良以黃淨無泥瘦沙種而切忌用肥恐有靡爛之失

吳蘭潘蘭用赤沙泥

何蘭青蒲統領大張青金稜邊各用黃色麓沙和泥更添些少紫沙赤沙泥種爲妙

陳八尉淳監糧蕭仲弘許景初何首座林仲孔莊觀成乃下品任意用妙

濟老施花惠知客馬大同鄭少舉黃八兄周染宜溝壑中黑沙泥和糞壤種之

李通判竈山朱蘭鄭伯善魚魴用山下流聚沙泥種夕陽紅以下



諸品則任意栽種此封植之槩論

灌溉得宜第五

夫蘭自沙土出者各有品類然亦因其土地之宜而生長之故地有肥瘦或沙黃土赤而瘠有居山之顛處山之涯或近水或附石則各依而產之要在度其本性何如爾不可不謂其無肥瘦也苟性不能別白何者當肥何者當瘦強出已見混而肥之則好膏腴者因得所養之天花則輕而繁葉則雄而健所謂好瘦者不因肥而腐敗吾未之信也一陽生于子亥甲潛萌我則注而灌溉之使蘊諸中者稍獲強壯迨夫萌芽迸沙高未及寸許從使灌之則戢然卓簪暨南薰之時長養萬物又從而漬潤之則修然而高鬱然而蒼若有情于感遇者也秋八月之交驕陽方熾根葉失水欲老而黃此時當以濯魚肉水或穢腐水澆之過是之外合用清物隨宜澆注使之暢茂亦以防秋風肅殺之患故其葉弱拳拳然抽出

至冬而極夫人分蘭之次年不與發花者蓋恐泄其氣則葉不長爾凡善于養花者切意愛其葉葉聳則不慮其花之不繁盛也

### 紫花

陳夢良極難愛養稍肥隨卽腐爛貴用清水澆灌則佳也

潘蘭雖未能愛肥須以茶清沃之冀得其本生地土之性

吳花看來亦好肥種亦灌溉之一月一度

趙花何花大張小張青蒲統領金陵邊半月一澆其肥則可

陳八尉淳監糧蕭仲和許景初何首座林仲孔莊觀成縱有太過不及之失亦無大害于用肥之時當視沙土乾燥過晚方始灌溉候曉以清水碗許澆之使肥膩之物得以下漬其根使其新來未發之篔自無勾蔓逆上散亂盤盆之患更能預以甕缸之屬蓄儲雨水積久色綠者間或進灌之而其葉則淳然挺秀濯然爭茂盈臺簇檻列翠羅青縱無花開亦見雅潔

白花

濟老施花惠知客馬大同鄭少舉黃八兄周染愛肥一任灌溉  
李通判竈山鄭伯善肥在六之中四之下又朱蘭亦如之

魚魴蘭質本瑩潔不須過肥徐以穢膩物汁澆之夕陽紅雲嬌青  
蒲觀堂主名第弱脚肥瘦任意亦當視其沙土之燥溼晚則灌注  
曉則清水灌之儲蓄雨水令其色綠沃之爲妙

惠知客等蘭用河沙簌去泥塵夾糞蓋泥種底用龕沙和糞  
鄭少舉用糞蓋泥和便晒乾種之上面用紅泥覆之

竈山用糞壤泥及河沙內用草鞋屑鋪四圍種之累試甚佳大凡  
用輕鬆泥皆可

濟老施花用糞泥用零小便糞澆溼攤晒用草鞋屑圍種

又竈山用園泥下有糞澆溼泥種四圍用草鞋屑然後種之

跋

予嘗安身寂然一榻之中置事物于冗來紛至之外度極長篆香芬馥怡神默坐舉目一視不覺精神自恬然也種蘭之趣然之否乎澹齋趙時庚敬爲一卷以俟知音予于修藏之暇窗前植蘭數盆蓋欲觀其生意也每日周旋其側撫之太息愛之太勤非徒悅目又且洗心怡神其芽萑萑其葉青青猶綠衣郎挺節獨立可敬可慕迨夫花開凝情灑露間萬態千妍薰風時來四座芬郁豈非入蘭室乎豈非有國香乎親朋過訪遺以蘭譜予按味再三盡得愛之養之之法因其譜想其人又豈非流聲揚馥者乎時己卯歲中和節望日懶真子李子謹跋

蘭譜奧法

一卷

全前

分種法

分種蘭蕙須至九月節氣方可分栽十月時候花已胎孕不可分種若見霜雪大寒尤不可分栽否必損花



### 栽花法

花盆先以瓦碗或粗碟覆之于盆底次用爐炭鋪一層了然後却用肥泥薄鋪炭上使栽蘭根在上如根糝泥滿盆面上留一寸地栽時不可以手將泥埋實則根不長其根不舒暢葉則不長花亦不結土有乾溼依用時候水澆灌

### 安頓澆灌法

春二三月天無雪霜安放花盆在露天四面皆得雨澆日晒不妨逢十分大雨恐墜其葉則以小繩束起葉如連雨三五日須移避暑通風處四月至八月須用疎眼竹籃籠遮護略見日氣最要通風

梅天忽逢急雨須移花盆放背日處若逢大雨過又逢日晒盆內熱水則盪害葉亦損根遇花開時若枝上花蕊頭多候開次有未開一兩蕊頭便可剪去若留開盡則奪了來年花信

九月看花乾處用水澆灌若溼則不可澆或用肥水培灌一兩番不妨

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不澆不妨最怕霜雪須用密籃遮護安頓朝陽有日照處在南窗簷下但是向陽處三兩日一番旋轉花盆四面俱要輪轉日晒均勻開花時則四畔皆有花若晒一面只一處有花

### 澆水法

用河水或陂塘水或積留雨水最好其次用溪澗水切不可用井水凍了花澆水須于四畔澆均不可從上澆下恐壞其葉  
四月若有梅雨不必澆若無雨時則澆五月至八月須是早起五更日未出時澆一番至晚黃昏澆一番又要看花乾溼溼則不必澆如十分溼恐爛壞根

### 種花肥泥法

栽蘭用泥不管四時遇山上有火燒處取水流下火燒浮泥尋蕨菜草燒灰和火燒泥用或拾舊草鞋放在小糞中浸日久拌黃泥燒過成灰却用大糞澆過放在一壁儘教雨打日晒二三箇月收起頓放閑處栽花時取用

瑞香花種時用前項肥泥如栽蘭花法一般安排盆內種只要泥鬆不可用實泥如用栽花時將泥打鬆以十分爲率八分用肥泥二分和沙泥拌之

#### 去除蟻蝨法

肥水澆花必有蟻蝨在葉底恐壞葉則損花如生此物研大蒜和水以白筆蘸水拂洗葉上乾淨去除蟻蝨

#### 雜法

遇盆內泥乾則用茶清澆灌不拘時月須用河水或留下雨水切不可用井水四月有花至八月內交過九月節氣便可分花

蘭之壯者有二三十箇花頭弱者只有五六箇花頭恐泥瘦分種時將元盆內泥取出再加肥泥和勻入盆栽種

魚鱗水亦肥須是浸得氣味過日久反清用

尋常盆內泥乾併實則用竹篋挑剔泥鬆休要撥根動了

葉紫紅色則是被霜打了須移于南窗簷下背霜雪處安頓仍舊自青

盆有竅孔不要着泥地安頓恐地溼蚯蚓鑽入盆內則損壞花又休要放盆在馬蟻窠處恐又引入馬蟻則損花

黃葉用茶清澆灌過

有黃葉處連根拔去

花盆要放在高架上安頓令風從底入爲妙又免蚯蚓馬蟻之患九月分花時用手擘開擘不開時用竹刀擘之休要損動了根分訖如法栽種



說郭卷第六十三終

# 說郛卷第六十四

積善錄

十二卷

宋黃光大

字行甫號蓬山居士南豐人

心者善之本也究夫所本未始不善不幸富貴利害者汨之故不善之心由是而生其間能不失其本者百無一二焉是以無富貴無貧賤作善者常少作不善者常多無足怪也然予嘗目擊世間積善之士鮮有不終吉者故易曰積善之家必之餘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噫聖人之言豈欺我哉予少也賤負笈四方經歷世故屢嘗患難凡所聞見踐履有益于人而可補于世者未嘗不積于中爰總管見哀集一百餘事目曰積善錄錄皆所以言修身積德濟物也非與天下善士共行之願自王公至于庶人咸知積善之爲終吉故言不文詞不飾每事宜述其旨要在明道理達倫類辨是非通世務使賢愚貴賤皆得以洞曉者也或曰子之言可

謂達理若更加潤色則盡善矣予曰不然本朝文章之盛超軼漢唐所不足者節義區區之見蓋在警世諭俗利物濟人何以文爲所患其間類逆耳骨鯁之言與世俗違者甚多未覺有毀譽之私能而公言在我好惡在彼吾何容心哉若夫增廣善事削去繁蕪則有賴于明哲君子時淳熙戊戌冬南豐黃光大行甫序

爲父不能盡父之道則家無忠孝之子孫爲師而不能盡師之道則門無行藝之士爲子而不能盡事父之道則爲不孝爲弟子而不能盡事師之道則爲無知斯四者天下之大經誠不可遺也苟欲盡夫爲父師之道者無他唯嚴與正而已制之以嚴教之以正罔不盡善雖文王爲父仲尼爲師不過如是也苟欲盡夫事父師之道者無他惟敬與順而已敬之以禮順其教命則罔有不令雖曾參之爲子顏淵之爲弟子不過如是也蓋父猶天也師猶父也其勢雖殊無尚一也爲人而不能盡父師之道者逆天者也之人

也若無人禍必有天刑或曰如彼之頑嚚而嚴不足以制之正不足以教之則嚴正其奈之何對曰誠有是事也然果有人之道焉庸有治之以嚴正而不率者苟嚴正不足以治之則任之可也當觀夫堯舜不化朱象之道蓋凡此徒者不可盡謂之人也人之數而已韓愈所謂夷狄禽獸皆人者是也予欲天下之爲父子師弟子者各盡其道故發斯言

夫人之爲人莫善于能自守故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守之本也蓋言人能守身是能守其本既能守其本則其末者無所不守小而子女玉帛富貴爵祿大而宗廟社稷家國人民皆可守也苟不能自守其身本則貧賤得以移其志得喪足以動其心如此則非其道非其法者安能保其爲不能如是則雖小者亦不能自守矧能守其大者乎奈何士之爲士莫不能自守能自守則不失其爲富貴顯達爲士君子不能自守則不失其爲貧賤窮困



爲愚夫如斯二者斷無疑矣故曰人之爲人莫善于能自守

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有後也故于定國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母知其必貴信有之矣然陰德亦甚易積不以富貴有力者雖尋常之人皆可積也蓋所謂積陰德非廣散金穀多方布施齋設僧道建造寺院然後謂之積陰德凡爲此者乃愚人業福非積陰德也或曰何謂業福予對曰蓋彼所聚之財多不義取之取不義之財而廣布施設齋供故謂之作業福非積陰德者也夫所謂積陰德者當常操不害物之心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是積陰德也今姑以一極小者言之如蛾之赴火蠅之墜水而吾能救之亦是積陰德矧夫人有飢寒吾能飽暖之人有疾苦吾能安樂之救人之患難解人之仇讐濟人之貧困不喪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言人之過凡此之類皆積陰德也積陰德之士苟常以方便存心隨

力行之不已則陰德亦厚矣殆見天下之報也莫非福壽之增崇門戶之盛大子孫之榮顯若不可辭者予言不欺力行之可也經曰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至于王者郊祀然後用特牲此禮制然也所以別尊卑之分也然後世壞法棄禮雖庶人而竊食牛牲矧于羊豕乎以庶人而食祀天之品物非吾有罪縱有福如天亦消去矣蓋彼有不食者二祀天之物不敢食之有功于民不忍食之若夫道釋者流論食牛罪業之重報應之速予不復舉而陰陽殊途罪福一致不言而喻此等事吾儕患于不知知之安可不戒也

予觀世俗會賓客不以貴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勸人以酒故非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乃所以盡賓主之歡也予嘗聞危蜀公接伴契丹勸酒隨便禹見善請其故曰勸酒當以量也若不力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矧吾儕生乎

衣冠之國動容周旋務在中禮奚可以酒強人而使失禮節亂性情甚至于吐哇而後已此殆不如夷狄之知禮實可恥也實可醜也好禮之士苟聞予言當正其過而說其德庶幾無愧古人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之禮也

世間萬物久聚必散自然之理也夫金穀寶貨雖萬乘之貴久聚亦散然彼所以散者蓋爲養天下而散也苟不爲此而散必若鹿臺鉅橋而散其散一也由是言之則金穀寶貨常人豈能久聚而不散乎亦豈可久聚而不散乎予見世之愚者常聚金穀寶貨自謂可使子孫世守而不能散此真癡漢耳誠可怪笑及夫物之當散也不以水火去則以盜賊去兵革疫訟去不肖子孫去蓋彼之去也未有不由此數者此事自古皆然非止今日是故鄧通之銅山不能有萬載石崇之金穴何嘗傳百年金穀寶貨不可久聚也如此故夫欲積善之家常以其餘者廣施于親友故舊鄰里之不

足者小民之貧困者人有患難疾苦者苟能如是而散之則彼之復聚于吾子孫者無有窮極蓋陰德明功厚矣予特爲是說以勉世之不悟者云君子毋謂不知言也

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不可入倉廩也鼠雀入倉廩未有不食穀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爲亂行者此事之必然不可隱者也予竊見世之士大夫富家常令僧道入宅院與婦人同起居而不知恥殆其久而分熟則未有不爲彼淫污者其間無知之輩至于事露醜出而亦不恥不禁悲夫世間如此等人何異于禽獸予不忍聞見此等事惟欲賢者智者而今而後知僧道不可入宅院故林處士亦云此輩只堪林下見不宜引到畫堂前

人之養生雖不可不足若粗有餘則以奉甘旨供祭祀修伏臘吉凶之外夫復奚用良田萬頃日食三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勞心故以未歲窮年汨汨于求貨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錢



虜爲子孫作馬牛也或曰何爲馬牛予對曰夫富者之爲利莫非放債取厚利恃勢而盈致使貧乏下民終日逐利以償其債中人家終身營業以待其吞併其或家窮力盡則賣妻鬻子身爲奴僕而後已凡此之類無非爲兒孫作馬牛也嗚呼不惟死作馬牛而且生作馬牛彼所以不自知其身爲馬牛者亦變其頭角與免鞭策耳苟曰爲子孫計則何不積陰德以遺之開義方以教之使子孫自取富貴故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何區區爲彼作奴僕殖貨利哉倘子孫賢必能爲我守之其或不肖則我聚而彼散反取笑于識者此理昭然無世無之不必智者知其然卽愚者亦知其然也予嘗憫人之苟富貴者不悟其身爲兒孫作馬牛故特爲是說以警之

治室家御妻妾之道當以正道與夫仁術大抵婦人女子之情性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率御之以嚴則事有不測其情不

知其內有怨蓋未有久而不爲害者御之以寬則動必違禮其事多苟其心無憚蓋未有久而不亂者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處家人之道其失均也故予謂君子之治家室御妻妾當以正而使嚴行其中當以直而使寬在其中則無太嚴太寬之弊然後率之以正教之以義和之以禮撫之以恩勿聽其言勿受其制勿徒其役任以可責之事使以不怨之勞有能不可太寵有過不可窮治舉動不爲彼所識均畫不爲彼所料如是則彼之平昔所可逞者皆在吾術中雖欲事不測而情不知動違禮而事多苟內有所怨心無所憚不可得也夫是數者既不可得而爲則君子之事室家御妾婦之道如斯而已矣

續積善錄

五卷

元馮夢周

字士可  
潁川人

人有此心卽有此善善者何理是也理根于心猶木之根于土未嘗少離故仁義禮智蘊而爲心之體者固無不善惻隱羞惡辭讓

言字卷六十一  
五  
是非發而爲心之用者亦無不善理之本然卽書所謂道心佛所謂德心孟子所謂良心已良心固未爲充滿然知善之根于心則可以保養此心而不爲私欲所壞心有所養則應事接物庶乎善之豫行矣

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卽賦焉故心得五行之秀氣而方寸之間虛靈洞澈然非理不行故秀氣所聚而理一具于中及其應事而接物所具之理又隨感而見是則理氣二者合而爲心而得之于天書言上帝降衷孟子言天爵董子言道之出于天皆謂之理之善而本于天學者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至重而反輕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有所不行者其可乎哉

人之善莫大于孝弟其不善莫大于不孝不弟世蓋有敬他人如敬其親友愛四海之人如愛其兄弟者彼但知此爲善而不知善有大于此者故也嗚呼父母生我者也兄者先我而生者也此天

性之至切而人倫之大者也孝弟有虧則雖有他善亦不足觀矣  
事親事兄之道孝經論語孟子禮記言之備矣爲子弟者宜熟讀  
講說而行之

易恆卦恆者久也巽下震上震長男巽長女男在女上男動于外  
女順于內夫妻之常道也晏子曰夫和而義妻柔而正世有以色  
衰而棄妻者夫死肉未寒而改嫁者失恆久之過也偏于愛憎而  
不睦溺于情慾而苟從非和而義也怨悍而失于專媚悅而流于  
淫非柔而正也凡齊家者切宜知此夫夫婦人倫之首父子之所  
以親兄弟之所以睦男女上下之所以整齊家道之所以成莫不  
繫焉可不謹哉

今子弟之失其大者有三自少卽思衣服之鮮華飲食之豐美惟  
利己之嬌惰安逸而不恤人之規正一也不知誦讀經史惟事嬉  
遊度日稠人廣坐論古人之道則惛無所知聞世俗之言則欣然



而喜既不知恥習以爲常二也身既無學且復惡人故于勝己者則遠而不近于佞己者則悅而相親所言莫非庸下所思莫非頗僻三也有此三失父母兄弟所不喜君子長者所不與上官巨人所不肯薦揚欲立身成名起家以光其祖宗可乎苟能甘澹泊而務問學近有德而遠下流則所知者聖賢之道所聞者正大之言所交者正大之士所行者正大之事如此豈不足以成令名乎哉爲子弟者幸毋以予言爲髦

一不可亂人男女二不可負人錢穀三不可占人田宅四不可奪人玩好五不可妄求人財物六不可責備人飲食七不可揀擇便利處自處八不可品藻優劣前輩九不可訾毀長上及他人文字十不可互相品題自高標致十一不可自滿自矜十二不可酣飲酗酒恣意遊蕩十三不可好勝鬪訟十四不可怒氣加人

景行錄

一卷

元史

弼

字君健號  
紫微老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景行錄之所由作也是錄凡百餘條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士大夫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可也予寸懷如春風願與天下共故繡梓以廣其傳沽名云乎哉掠美云乎哉大德辛丑上巳前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史弼傳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無瑕之玉可以爲國瑞孝弟之子可以爲家寶

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知足可樂務貪則憂

聲色者敗德之基思慮者殘生之本

結怨于人謂之種禍舍善不爲謂之自賊

言字卷六十四  
以衆資己者心逸而事濟以己禦衆者心勞而怨聚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多以傲公卿

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殺其後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責人者無不全自恕者不改過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

寡言則省謗寡慾則保身

木有所養則枝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溥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見識明忠義之士出可不養哉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以忠孝遺子孫者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

衛者良

婦人悍者必淫醜者必妬又如士大夫繆者愚險者疑必然之理利則共而不可獨謀則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

溺愛者受制于妻子患失者屈己于富貴

費萬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餓者幾千百人處微軀以廣廈何如苾寒士于一席耶

大丈夫見善明故重名節于泰山用心剛故輕死生如鴻毛

自信者人亦信之吳越皆兄弟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

賓客不來門戶俗詩書無教子孫愚

貪是逐物于外欲是情動于中榮輕辱淺利重害深禍不可以倖免福不可以再求

或問晦菴曰如何是命先生曰性是也凡性格不可通不近人情者薄命之士也



勤者富之本儉者富之原

禍莫大于從己之欲患莫甚于言人之非

大丈夫當容人無爲人所容

大筵宴不可屢集金石文字不可輕爲皆禍之端

觀朝夕起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養人將以立事所以養人

人勤則剛人懶則柔

漫堂隨筆 一卷

宋吳

升

字正仲  
全椒人

王幼江

王翁挺言錢景述子之堪云其從兄死後蘇云瞑目見其兄

問汝何因來吾初爲幼江王門客爲爾入問之出曰果誤也引入門至其館曰地獄可畏如世所傳吾無他善但因大叔母欲讀誦金剛經予求本寫予之遂免罪苦但未受生耳大叔母所誦佛名困積他日獲福報無量矣又指一閣極華麗曰族叔某人寫華嚴

經致之也弟答以某人盡未下筆寫曰纔發心閣已成矣俄頃見呵引一貴人入門稱相公就所下馬視之乃吳居厚王與之抗禮就坐吏舉案牘滿前王曰相公功過多吏可舉一二大者問之吏舉某事相公所建議耶或他人參之耶居厚曰某所爲也復舉之答如前卽見陰晦黑風吹居厚起少時不見曰已墜無間地獄矣

前身  
妬殺

李會富文言翁彥國再娶陳氏多病腰以下常如冰冷彥國

官建州陳氏一日至親戚家遇狂僧王姓曰夫人前生爲宰相妻妬殺孕婦井中今腰冷乃報也陳氏後死以柩歸金陵過宋舟夜沉水來日鈎出其柩浸汗中者經宿

王安石  
入地獄

沈錫子昭言郭權乃其妻之舊親權爲尙書郎崇寧初卒後

蘇言冥中事甚可哀有一獄題爲機正見一貴人被械白鬚大似劉沈蓋權不欲斥言乃王安石介甫也蔡卞妻乃安石女令人問權曾見相公否權云不也但作些好功德安石乃錫舅

真率記事 一卷

宋□□□□

舊有秦少游責監處州酒與胡子文一帖說債宅云遠方必無閒空地宅如成都僦債然括蒼士大夫淵藪其父兄必多賢聞僕無居宜有輒居以見賃債者幸前期聞之不然使遷客有暴露之憂亦郡豪傑之深恥也輒尋事契敘此一篇

米老云四方無箇好溷予應曰吳江垂虹亭中所謂第一溷也米曰吳第一溷也

京師李小嬌一日與士人相向坐戲云小嬌你眼裏兩箇甚麼物嬌曰我眼裏兩箇牛

瑣語 一卷

宋司馬光

蔡確鞫相獄朝士被繫者確令獄之卒與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諸家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攪勻而分餉之累日不開幸得其開無罪不承張宜南云

章惇者郇公之疎族舉進士在京師館于郇公之第報族父之妻爲父所掩踰垣而出誤踐街中一柩爲嫗所訟時包希仁知開封府不復深探其獄贖銅而已既而及第在五六人間惇大不如意諂讓考校官有人請觀其文擲地以示之士論皆忿其不恭熙寧初召試館職御史言其無行罷之及介甫用事張岫李承之薦惇介甫曰聞惇無行承之曰承之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于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召與語自當愛之介甫乃召見惇素口辨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擢用數年間至兩浙三司使

灌畦暇語 一卷

唐無名氏

灌畦暇語者何老圃騰頰之云也嘗憶早年血氣未定鋪方紙運寸管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干一旦之名良甚苦辛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以枯腸不貯機穽不能隨世低昂中年以來漸識悔吝顧胸中有所謂刮磨者蟠不得吐則更自懲艾伏不敢發乃知昔



者所爲辛苦以求者大可怪笑非但無益抑爲有妨嗚呼大丈夫亦安往而失其貧賤者哉于是決意勇退脫謝纓弁故邱之旁有地彌剛蛇行趨隰土氣沃衍甘井在前不病於汲除治以蒔蔬咸曰宜哉夫藉暄於春陽射利者不爭資潤於泉脉乾沒者不忌而又繼日以從事其爲力可以不匱卒歲而計入其爲收亦足糊口每風日好時皋壤悅暢負杖曳屨暫出郊墅比鄰之人偶相與立曹相與談忽覺胸頤咄咄故態橫發或童顏之叟或粗有知識之少年時時相顧捧腹一笑意雖不倫亦似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緣隙日迺有得也故以暇語題辭

堯不有以其耳目者也寄其視于舜而四目以明寄其聽于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故舜饗大功二十堯無得而名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已則有如秦之二世矣乎二世不惟不能視也而寄其目于高庭下步不容跬高指鹿以爲馬而

盲不得免二世不惟不能聽也而寄其耳于高盜滿山東民胥爲仇而贖不得聞身死望夷之下秦祀忽諸雖菹醢高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夕出乃叩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不掩骭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以載之歸與語悅之擢爲上客而預聞國事其後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爲其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是時有與惲不相能者騰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下之吏當以大臣怨誹罪及三族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攷其措辭甯語尤爲深切然一則以封一則以族豈所遇者不同歟抑楊涉于有情而甯特由于疎遠者歟夫人主內貯私意則聰明不開聰明不開則橫生

言字卷之四  
忌諱橫生忌諱則直言不聞而朝廷有非辜矣讒惑之黨又乘之以危中國士噫曾謂孝宣帝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仙人海春居髑髏山善嘯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敬其藝願學焉而無從一日春變其形爲石約不之知乃坐旁石上仰春面而嘯春所化石應之亦發聲傾山動澗雲霧爲下墜約知是春驚起再拜以祈請焉春哀其誠因教以三術凡不飲不食乃得嘯而風生于虎也老圃曰夫氣出于虛則凝而不散留于實則鬱兮而不達聲出于虛則圓而不息留于實則漸盡而不發虛之于術則大矣豈惟嘯旨則然古之善事其心者萬形錯陳日接于化而不怛風生于虎其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勳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者忌其固位取約所爲鹿葱詩乘間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詩曰野馬不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萃與蒿豈

供麀鹿食老圃曰君子之于言不可以無擇也身處嫌疑之地而口陳形迹之語加有媒蘖之人爲搆于旁沈約之不免也固宜故曰禍藏于眇微微物不可以不戒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悅之從受其術而以釣聞于楚國近吳道玄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爲卓絕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迹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以善走絕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步哉顧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釣學書而善畫特轉移之頃耳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于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歧詰曲而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爲師者丙丙如丹夫是之爲善學迺如吮毫而勘筆畫之豐省躡磯以辨竿綫之浮沉詹何且不爲而况不爲詹何者乎故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



坡東黃仲秉問事心養生之術于老圃老圃曰心奚足事生奚足  
養夫因虛而運想想成則以虛而爲實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響  
於虛矣昨之所以爲實若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形形立則以無  
而爲有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響于無矣昨之所謂有者一窖之  
塵也故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且烟之起也止塵之囂也寂風定  
氣除了復何在子試嘗觀所謂灰矣乎五木之火皆託傳于木焱  
焰旣合五者如一火木之極然後積而成灰木轉而火火轉而灰  
灰之所藏者深矣生之謂性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定也而不必  
其有定者焉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轉也而不必其有轉者焉  
是沙中之金也沙中之金由粗以聚聚則極而爲沉其沉也重水  
中之波由湛而揚揚則極而爲浮其浮也輕積輕者所以幻虛也  
積重者所以幻有也嗚呼吾所聞于吾師者止是矣心奚足事生  
奚足養子亦嘗擇于吾言者矣

五國故事 二卷

宋不著撰人

偽吳楊氏

先主行密

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  
行密乃追冊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渥

不僭號  
追諡為景皇帝

涇

僭稱大吳  
帝諡曰宣皇帝

溥

偽號為讓皇帝乃李氏傳位之後冊  
為高上思玄崇古讓皇帝亦非吳也

偽唐李氏

先主昇

偽諡為孝高皇帝廟號為烈祖

嗣主璟

偽諡為明道崇德宣  
孝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煜

入朝封達命侯後封  
隴西郡公追封吳王

前蜀王氏

先王建

偽諡神武聖文孝德  
明惠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衍

歸降唐明宗  
追封順聖公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

偽諡文皇帝  
廟號高祖

後主昶

歸朝封秦國公  
封楚王諡曰恭孝道

偽漢彭城氏

先主巖

偽諡天皇帝  
帝廟號高祖

第二主玢

偽諡  
廢帝

第三主晟

偽諡文武光聖明  
孝皇帝廟號中宗

後主鋹

入朝封恩赦侯  
夔追封南越王

偽閩王氏

忠懿王王審知

不僭號朝廷封閩王卒諡曰  
忠懿延鈞僭位偽册太祖

王延翰

偽稱閩王不僭帝號  
踰年而終無聞偽號

王延鈞

偽稱大閩皇  
帝偽稱惠宗

昶

鈞子襲偽號  
偽諡康宗

王延羲

為朱氏所滅  
無聞偽號

王延政

建州僭號大殷皇帝尋爲  
淮人所處僞封光山王

宋屬王延稟

王延彬

附朱文進

卓儼明

李孺贊

泉州婁從效

張漢思

陳洪進

僞吳先主吳王行密廬州合淝人力舉三百斤微時居常獨處必

見黑衣夜叉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部兵悉以黑繪幕其首號曰

黑雲都渥行密長子既襲父位徐溫張顥謀殺之立楊渭爲主渭

卒弟丹陽王溥襲位僞諡渭爲宣皇帝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

知廣陵政事爲朱瑾所殺即日其事聞于昇州知誥謀于宋齊丘

曰請明公即日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

卽溫也時  
在潤州

則政事任歸

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溫聞知

誥已入遂因而許之知誥既代知訓以厚重清儉鎮撫時俗溫常

入覲泊知誥之第侍奉彌謹溫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知誥之兄

知詢以徐溫既卒代爲金陵節制爲政暴急仍與知誥爭權知誥



遂給以楊氏將申輔相之命使知詢入朝至處環衛之列徐氏將移楊氏之祚乃以昇州爲吳西都揚州爲東都聲言將遷楊氏于江南改白沙爲迎鑾鎮俄而逼禪稱楊氏欲入道乃營室于茅山遷溥居之册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尊號曰高尙思玄崇古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略曰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及將遇弑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鑪擲之俄而見害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爲之唯加鴟尾欄檻而已其餘女伎音樂園苑器玩之屬一無增加知誥殂景乃卽位壬子癸丑間有狂人遍罵市人曰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類人皆莫測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並爲戎帥王師旣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衆悉

如狂人之言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也又揚

州建春門有鼉

鼉本陀音而俗謂之檀

出于水次衆以爲應矣未幾王師入先

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來也方明其兆煜景之次子本名從嘉嗣僞位乃更今名有辭藻尙奢侈嘗于宮中以銷金羅幕其壁以白金釘瑋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于其外又于花間設綵畫小木亭子纔可容二座煜與愛姬周氏對酌于其中如是數處善音律造念家山及振金鈴曲破言者取要而言云家山破金陵破又建康市中染肆之榜多題曰天水碧尋而皇家蕩平之悉前兆也

僞蜀先王建許州舞陽人世爲餅師初以唐朝之命析黎雅邛蜀四州爲永平軍節度旋領兩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長子元膺謀作亂伏誅乃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爲後主建在僞位十有二年急于督責雖倉庫充溢而聚斂不已末年苦于痢疾

疼楚尤劇但坐錦囊而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無數列于床前  
詬我曰重賦厚斂以至我災害而死今已得訴于帝矣建曰我實  
不知外間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衍卽僞位荒淫酒色出入無  
度常以繒綵數萬段結爲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之制  
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二綵亭于山前列金銀錡釜之  
屬取御廚食料烹燂于其間衍凭綵樓以視之謂之當面廚綵山  
之前復穿一渠以通其宮中衍乘醉夜下綵山卽泛小龍舟于渠  
中使宮人乘短畫船倒執蠟炬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  
之聲沸于渠上及抵宮中復酣宴至晚綵樓遇風雨霜雪所損乃  
重易之無所愛惜好帶大帽蓋欲混己而人以爲泥首包羞之兆  
耳初建立衍爲嗣鑄銅鐘于佛寺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立  
此鐘爲立太子故也今其聲洪遠是必將來之慶纔及八日其鐘  
隕地龍首摧落建聞之不懌衍果八年而亡衍之末年率其母后

等同幸青城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辭親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更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後朝廷追封爲順正公後唐旣平蜀上乃以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及明宗時安重誨用事知祥乃絕朝貢尋以長興五年遂僭大號初王氏在蜀建叛宮殿皆紀大匠孟德名字氏于梁俄而終爲孟氏所處知祥僭號纔七月而終其子昶嗣僞位昶尙年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以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以有司引至後苑昶親選佳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昶之母李卽後唐積慶公主之從車也頗務慈儉而昶亦能稟之及歸皇朝終訖天命遠視李氏近觀王衍禍福之道蓋相方



焉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于己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于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

僞漢先主名巖後名龔

字曰嚴本無此字龔欲自大以龍天合成其字殊不典矣

其先上蔡人徙閩之

仙游復遷番禺因家焉父謙爲賀水鎮將旣卒以其子隱嗣隱卽巖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藩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門扈蹕功授唐廣帥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爲廣帥隱卒巖代其任梁朝命冊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爲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僞三清殿中頗憂畏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龔又改龔爲龔巖性嚴酷果于殺戮每視事則垂簾于便殿使有司引罪人于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床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暴沃以鹽醋

肌體腐爛尙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鎚鋸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巖之唇吻必垂涎及頤頷若噏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候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蜃毒龍之類非可復以人論也巖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爲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清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榱桷亦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于東西樓之上巖親書其榜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巖殂子玢嗣位是爲殤帝昏暴益甚爲長夜之飲其弟晟使壯士夜以角觝進而弑之于長春宮玢卒晟襲僞位改元應乾晚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殺相繼每誅親族弟子皆鳩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晟晚歲之所爲雖蠻夷不足以論理而人倫之內實所不忍聞焉銀晟之長子也襲僞位改元大寶委政于內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妖言以陳禍福由是內外淫亂銀踵父之奢縱

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末年野蕈生于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于亡國鏐旣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燕府庫寶貨之外其真珠美者凡四十有六甕焉及至京師鏐乃自結真珠龍鳳鞍靶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鏐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而鏐在南越僞封衛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

閩忠懿王王審知光州固始人長兄潮次兄圭及審知軍中號爲三龍皆以唐末起兵爲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爲讖曰巖高潮水沒潮退矢口出蓋言潮破福州陳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延翰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延翰妻博陵崔氏之女性悍妬而殘忍嘗以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雷電擊博

陵斃于中庭或曰忠懿暴終博陵之鳩故也延鈞審知次子延翰  
殂遂襲其位僭大號稱國號曰大閩改元龍啓卽位日不能自知  
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安後于諸寺  
賽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閩之應天順人有如  
此者延鈞卽位改名鱗鱗音鱗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  
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弑延稟審知之養子眇一目人亦謂  
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旣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因立延鈞爲  
主事平還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  
因詐疾召稟稟復來遂以兵迎于南臺江斃之舟中取其首至而  
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奔  
浙中昶本名繼鵬僞封福王卽鈞之長子也鈞旣爲皇城使李倣  
所弑而立昶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忠懿之勳舊悉屏去之威武  
軍亦棄而不用威武軍悉忠懿王之親兵也威武怒一日潛取延



義于私第而立之延義審知之第二十八子也延義卽位改元永隆移書于鄰國曰六軍踴躍于門前羣臣懽呼于日下是也延義在位爲長夜之飲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末年爲僞客省使朱文進所弑王氏遂滅忠懿嘗問懿山僧國祚修短僧曰大王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而國亡其言驗矣延政延義弟延義卽位乃請以建州爲威武軍延義不可因授延政爲建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爲鎮武後復僭號稱大殷皇帝改元天德延義遇害閩人有迎延政者會爲淮兵所攻不能下使其子繼雄至文進拒而殺之延政終歸于江南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能爲詩亦好說佛理辭人禪客謁見多爲所沮宅中聲妓皆北人將求妓必圖己形而書其歌詩于圖側

題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初圭領兵至泉州舍于開化寺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棲于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朝廷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後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中其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後菘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筍羹也解爲詩也爲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

僞朱文進者王氏時爲客省使既弑其君延羲乃稱藩于朝廷行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婁從効殺文進所署刺史文進發兵攻之爲泉州人所敗連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爲淮兵所阻指揮使李孺贊乃推僧卓儼明爲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住上方達將自立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未幾殺之遂自立孺贊

本名達既乃自表朝廷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復求爵于朝廷不允遂歸江南編入屬籍賜名義預其僞皇子之列既而召之使入覲復不聽命遂爲江南所攻告急于浙兵救之圍解乃覲于浙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爲浙兵所殺其弟孺賓亦誅焉

婁從效泉州桃林人父諱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思陳洪進等俱爲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氏以其將黃紹頗守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頗而立王繼勳以應建州文進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剋建州從效首請江南之命累授從效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壬戌發疽死衆立張漢思爲帥以洪進副之初從效有泉南之地洪進爲大將張漢思同列從效死漢思有其郡且請節制于江南以洪進爲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而地震漢思惶惑洪進遂起

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徑入衙署取其符印而回廢之洪進因請命于朝廷授平海軍節度使太宗卽位乃修朝覲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終贈中書令諡忠順

韓魏公遺事 一卷

宋強 至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于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時嘗惑一宮鬢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潛伺鬢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後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守道服其清議

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漕于後園有詩一聯云不嫌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松擎重玉龍寒人



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之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

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筆餘三冊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冊謂獨未得公數字爲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惟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卽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畫其可逃乎哉安陽恣叟病中題

時公堅請宣相上使劉問

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

物也

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耶皆嘆以爲不可及

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剗定脚做更不移成與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明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公言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于家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公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公謂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定卒惡米陳執籌不請魏公時爲帥聞之馳入倉門羣卒約十餘人皆持米前訴公曰米分如此餘人皆退後出懷中米一裹曰某

亦請此米朝廷置此米一斗價八錢內地不售一百金米分雖陳  
下售猶不失四錢適皆自汝扇搖公命盡戮數卒于前公巖然不  
動一軍股慄公平日恂恂如不能爲者臨事制變乃如此

韓魏公事 一卷

宋趙寅

寅自及第初任黃陂簿遭遇韓公目擊施爲皆不可及故寅之所  
書皆摭其實庶以信後世紹聖四年七月日朝請郎判南京國子  
監護軍賜緋魚袋趙寅

治平中厚陵服藥一日崇政殿起居上忽疾作在殿不肯服藥公  
揭簾直入搢笏腰間抱英宗頭言琦琦英宗視公方服藥治平四  
年正月六七間內外傳宣皇帝已上仙八日公早朝至簾下問起  
居慈聖低聲泣云皇帝夜來已上仙公且乞捲簾左右忽遽只以  
掌扇遮就西序急避與魯公永叔直至福寧見厚陵席地徐揭除  
面帛飲泣便出下福寧殿言聖體如常且進粥藥醫官宦官同聲

歡呼云慚愧元來人亂說公方召神宗正位中外帖然如常  
公以黃河屢溺渡人以大印印船腹定力券由是人皆安濟蓋溺  
者失在重任耳

公移鎮相臺寅知德州德平縣值公生日用皮筒附詩二首大字  
書公拆開甚喜時許茂先知在坐當時拆開稱其雅贍一云手抉  
浮雲開畫中重明親捧麗旋穹議行平日難言際德在羣生不報  
中強擬範模揮綵筆了無形跡似春風混同今古思前後希闕功  
名得始終其二云出處云爲盡至誠九州四海仰儀刑器同琮璧  
荆山玉節固風波砥柱銘身立三朝惟一德力扶七廟更千齡時  
人不用燒香祝自是昌辰一壽星熙寧三年秋公自并州移鎮定  
武慮百姓遮道相送不能行隔夜宿城北廟下百姓知明日隔城  
不能送其上戶各留一小弟子宿于廟門五更見一燈籠出廟門  
子弟驚起叫云走了本尉也紛紛人馬嗔咽及明百姓節次勸酒



無數時郝質作總管下馬云你百姓輩休煩聒資政若入相天下蒙福若不入相一二年再來不可如此爾等百姓都勸資政一盞酒衆曰然于是郝質執盃衆百姓齊斟遍野皆拜放聲大哭相送十餘里方肯散去後事聞虜中無不嘆羨  
公在長安移鎮相臺河朔之民喜公之來有自定武頭戴香盆到澶州接者婦人女子皆易鮮衣俟候于野外老幼填咽澶州水工無以獻勤至跳浮橋以足距橋脚人皆駭其未嘗見也

范文正公遺事 一卷

公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憲墓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蓄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書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之所寶某竊爲宗家惜之毋爲人得也

公在杭州子弟見公有退志乘間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且

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  
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  
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  
以賙宗族若遵吾言毋以爲慮

公之子純仁娶王氏婦將歸或俾以羅爲幃者公聞之不悅曰羅  
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者敢持至吾家當  
火于庭

九河公語錄 一卷

宋張 昉

公曰近世唯以學文入仕故爲政者未聞稽古吾自讀書來知教  
化必有本聖賢必有心力學求之于今不倦彷彿而已

公曰見事有三難能難見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

公謂昉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着事  
前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事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

不可改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不言己功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

公誨叟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乎

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夜後食人男女郡縣曉曉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知西浦寺丞阮昌齡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中訪市肆有四明人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指但證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遂僂于市卽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冷氣乘之妖則有妖形訛則有聲正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轉運黃虞部好舉恃才之士公勸之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慎知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奔競者能曲事媚諂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不少矣其人旣解

奔競何可浪舉也

公曰爲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

公曰大凡事先題簡明心着過與不及良由明心不定

公視事多暇召弈棋手談者俾交勝負公臨局視之曰此着何也弈者曰棋貴先則制其動又問此着何也曰棋貴捨捨則得其利公曰棋乎有簡易之道焉有變通之道焉有取捨之道焉吾故得之矣

畋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中會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愼之靜之自愈

公誨畋曰子異日爲政信及于民然後教之言及于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此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避未必從者



言字卷之一  
公言未及第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里中與之語皆塵外事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質明爲別語吾曰異日當會于西州吾稍異之後因患頭瘡未痊蒙聖恩差入內侍省高班羅賓到川鄉撫問治郡不易頭瘡痊否感君父至恩遂于童輿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期報國是夕吾坐寢中夢昔日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于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處士贈神和子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仙遊閣吾曰神仙既便于四遊士庶不妨于登覽其歌先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焉

公在蜀日執一幅書上題云須十年後開授與希白大中祥符六年八月一日公薨于陳州哀至蜀爲之罷市希白爲公設一大齋時密陳凌公率羣僚行慰奠之禮食訖希白告凌公曰尙書赴闕日付希白一幅書上題十年後開今果十年凌公許親拆其封乃

是乖崖公真戴隱士帽褐袍緡帶其旁題云依此樣寫于仙遊閣  
上兼自作贊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  
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服之無斃至今川民皆畫此像家家供事  
焉

說郛卷第六十四終